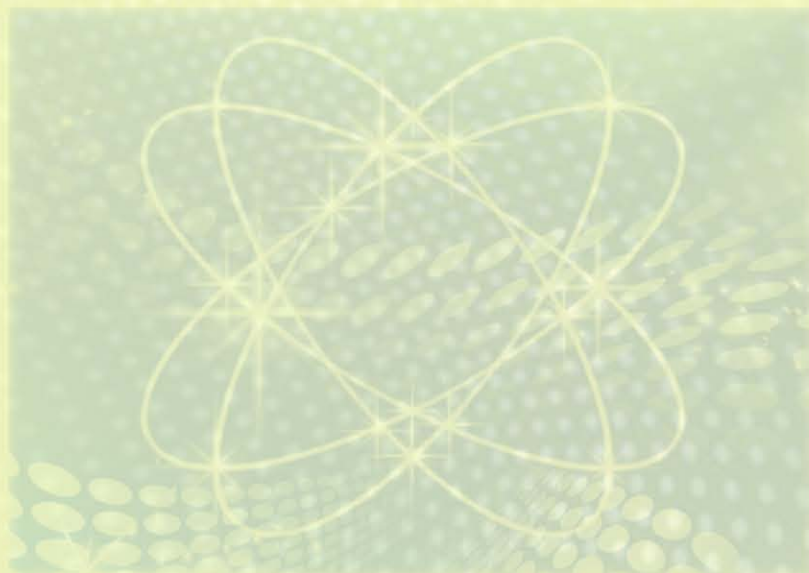


鸳鸯茶

阿闻 著



鸳鸯茶

阿闻 / 著

作者简介

阿闻：中年；男性；作家。

从报刊专栏主持到策划、编辑，在文字江湖游走多年。上世纪末开始从事小说创作，至今作品近 500 万字。中篇小说《坡行西街》曾获“边疆文学奖”，长篇小说《纸门》曾获“首届新浪中国原创文学大赛‘最佳长篇小说奖’”。出版“纸系列”《纸门》《纸床》《纸镯》和《有戏》《云箫叙事》等长篇小说。

内容简介

在一次采访中，电视台记者康晓娴结识了正患抑郁症的画家苗丰，并产生了爱情，但苗丰内敛深沉的个性让二人的恋爱进展缓慢。随后康晓娴发现了自己的好友石海珊竟是苗丰曾经的恋人，并为苗丰生有一子，是一场多年前的凶案打烂了苗丰的青春岁月……

二十年间，苗丰和石海珊天各一方，一人在经历接二连三的“桃花劫”，一人背着罪恶的十字架逃亡……

一个有天赋的、成功的男人的故事里，潜伏了诸多男女之事，时间慢慢拨开他们的诸多背叛、执着、折磨、自我亵渎。

日子像一盘盘录像带，录制、播放；几个命运迥异的人像磁鼓一样，把历史和现实转动得忽隐忽现。

谁能告诉我幼时的罪恶？在你面前，没有一人是纯洁无罪的，即使是出世一天的婴孩亦然如此。谁能向我追述我的往事？

在你眼中还有什么人比我更恶劣呢？

我耽于嬉游，欢喜看戏，看了又急于去模仿，撒了无数的谎，欺骗伴读的家人，欺骗教师与父母，甚至连那些曾称道我也讨厌我。我还从餐桌上偷东西吃，以满足我口腹之欲，或以此收买其他儿童从事我喜爱的游戏。在游戏中，我甚至挟持了求胜的虚荣心，住往占夺了欺骗的胜利。但假如我发现别人用此伎俩，那我绝不容忍，便疾言厉色地重重责备，相反，我若被人发觉而向我交涉时，却宁愿饱以老拳，不肯退让。

这是儿童的天真吗？不是，请允许我这样说，我的天主。因为家人、老师是这样，胡桃、弹子、麻雀也是这样，进而至于官长、君主都是这样，黄金、土地、奴隶也是如此……

随着年龄一年一年伸展，戒尺之后，会继之以更重的刑具……

——摘自奥古斯丁《忏悔录》第一卷7章、19章

目 录

引 子	几段闪回场景和一段间述
	场景一 1989 年 如意旅店凶案
	场景二 2007 年 抑郁的苗丰和玩牌的乞丐
	场景三 2000 年 世纪末的最后情欲
	一段间述 2004 年至 2008 年 鸳鸯街的消失和康晓娴的爱情
第一章	1968/1984/弃儿苗十二的转运和小表嫂的落红
	第一幅油画
	见不得人的转运故事
	康晓娴
	小表嫂和十二的第一次性事
	康晓娴
第二章	1986/1990/鸳鸯街的录像厅和苗丰的画室
	第二幅油画
	小女生赵元红和流浪汉何乾江
	康晓娴
	石海珊的失踪
	康晓娴
第三章	1992/1993/爱情探讨者和没有女人的日子
	第三幅油画
	苗丰的沉浸
	康晓娴
	鸳鸯茶和苗丰缺少原色的画
	康晓娴
第四章	1994/1995/黄色录像带的止疼效果和上海的水温
	第四幅油画
	被警方关注的“鸳鸯茶”
	康晓娴

灰飞烟灭的“处女红”

康晓娴

慌乱的 1995

康晓娴

第五章 1997/1998/赵元红的“菜汤”和乔春兰的“强奸”

第五幅油画

几乎同时出现的赵元红和乔春兰

康晓娴

玉观音

康晓娴

第六章 1998/2000/最火的《鸳鸯茶》和最惨的“性爱娃娃”

第六幅油画

《鸳鸯茶》

康晓娴

变形的何乾江

康晓娴

第七章 2001/2002/何香萍的美人计和赵元红的监控录像

第七幅油画

桃花劫

康晓娴

苗丰的周期论

康晓娴

第八章 2004/2008/最后的鸳鸯街和盛夏的婚事

第八幅油画

“残缺”还是“圆满”

康晓娴

结婚准备

康晓娴

婚礼

盛夏二三事

康晓娴

副章一 石海珊的部分文字

副章二 石海珊的信

副章三 石海珊给康晓娴的留言

副章四 电视台某编导写的《原罪 2019》片断

副章五 苗丰关于《九丝山之战》的意见

后记·鸣谢

引子 几段闪回场景和一段间述

场景一

1989 年 如意旅店凶案

走廊很长，空无一人。他像散步一样，在走廊上慢慢走着，眼睛和耳朵却不放过一丝一毫。走廊左右共有八个房间，个个房门紧闭。他走的很轻，脚步在每个房门前停留片刻。他发现，走廊尽头的房间里有少许声响，很含混，却很真实。

房间门被他踹开的时候，床上的一男一女被吓得不轻，光着身子跳了起来，抓了床单遮住身体。他一抬脚又把屋门反踹上，两手抱在胸前，手指掰得直响。

“遮什么呢？遮脸才对啊，这时候不要脸了？”他说。

“你莫冲动，莫冲动啊，有话好好说。”光身男人看见只进来一个人，多少镇静了一下。

“十二，十二，你坐下吧，坐下吧，坐下慢慢说，坐下说。”女人伸着一只手，迟迟不敢放下。

他拉了把椅子坐下，掏出烟准备点上，想了想终于又把烟卷塞回烟盒，再次站起，慢慢把椅子提起来，对着光身男人猛抡过去。房间很小，光身男人没地方躲闪，被椅子砸倒在地。

女人扑向他，被他一巴掌抽过去，扑在床上，在床上弹了几弹，遮体的床单滑落。

“心疼了？刚打一下就心疼了？等下我宰了他你会不会跟他死？”他对女人说。

“别，没心疼，十二，你别弄出人命。”女人说。

“没心疼？你是不是人啊，人家刚刚伺候你舒舒服服，你还有良心没有啊？真是婊子无情啊？”他撇嘴说着，上前几步，又抄起椅子。

那椅子已经散了卯头，被拎起时吱嘎直响。

“十二！你别再打！再打会出人命！”女人喊。

“人命？你搞的时候想过能搞出人命了？你舒服了吧？人命算个球？”他哼哼着笑出声音。

“要打我来打！”女人再喊。

“你打？来来来，我看着你打！你是打他吗？还是打我？”他把椅子递给女人。

女人丝毫没犹豫，接过椅子，对着躺在地上的光身男人猛劈下去。

方方正正的椅子面顿时裂开了几道，椅子面的一个棱角，正砸在光身男人的耳后，刺耳

的断裂声伴着一声闷响，椅子散了架，碎片般落在地上。一股鲜血从那男人的耳中涌出，然后又从鼻孔、嘴巴流出。光身男人瞪着女人，身子渐渐软了，手脚完全放松了……

女人站在那里，无法挪动脚步，渐渐开始发抖，片刻，一下子跳到床上，紧紧靠住墙，全不顾身体的裸露，像是要把自己镶到墙上一样。

窗帘拉得很严实，一盏台灯亮着，布制的灯罩上被烟头烫了好多孔，灯光从那些孔里射出来，把墙弄得斑斑点点，十分怪异。

昏暗的房间里，有十几秒钟异常安静。他看着女人战战兢兢地穿衣服。女人套头衫领口有些紧，把嘴角的血擦抹了一下，下巴和脖子上留下一道红色。

“怎么办？”女人声音很低很急，身体抖个不停，“我打死了他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打！我再打也不会把他打死，你为什么打！”他低声吼道。

“我……我也没想打死他。”女人说。

“你打他脑袋上他能不死吗！”他继续吼。

“怎么办？十二，现在怎么办？”女人要哭。

“能怎么办！快走啊！”他拉起女人，甩到了门口。

这是一家小门小户的旅店，仅有八间客房，生意清淡，走廊上空无一人。

他来时就是从后院跳墙进来的，这次更是不敢从正门走。他拉着女人绕到后院，搬了几堆柴木垫脚，推着女人翻墙。女人有些笨拙，摔出了声响。他吓得连忙蹲下，东张西望，看着没人，自己也慌慌张张翻出墙外。

夕阳西下。他和女人坐在山坡的灌木中。

女人哭得全身抽搐，泪水和了嘴巴上的血水，把衣领染成了咖啡色。

“我糊涂了，我是想……我能下手打他，是想说……十二，是想表明，我不爱他，我爱的是你……我是想证明，我只和你……是真的，和他，是，是……十二，我只想，我下手……打他，你说不定会……原谅我……”

“你他妈神经病！”他说。

女人语无伦次，几次扑到他身上，都被他推开。

小旅馆方向响起了警车的声音。

“那旅店老板是不是见过你？”他问。

“见过……”女人说。

“你逃吧，越远越好。”他说。

女人顿时停住了哭声，睁大眼睛看着他，又不安地看着小旅店的方向。

“你说……逃跑？”女人问。

“你说呢？你杀了人！抓到你要一命偿一命！你愿意偿命？”他说。

“我去哪？你怎么办？儿子怎么办？”女人问。她像是在梦里一样，两眼发直。

他站起身，向山下走了几步，又停住脚步，转过身来。

“你在这等我，我回家给你取些衣服和钱，你得想好了，是走还是自首。”

这是 1989 年夏天的一个傍晚。盐川两面是山，天黑的早。小旅店的老板吃晚饭时发现出事，立即报警，警车和救护车到达现场时，天已经黑了。

他下山的时候还在若有所思，走的很慢，甚至掏出烟点上一支，站在山下猛吸了几口。但突然间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摔掉烟头开始小跑，两腿的频率越来越快，直奔山下的小路，那条小路穿插在庄稼地和灌木丛中，荆棘密布……

那天，没有月亮。女人向一尊石像一样，坐在山坡的灌木里，一动不动。

他用了半个多小时跑了个往返。汗水从下巴上滴滴落下。他掏出烟点上，猛吸几口，呛得咳了几声。

一个土黄色的背囊里，塞着十几件女人的衣服。衣服下压着的是用报纸包好的一万五千元钞票。

“十二，我，得走吗？”女人问。

“你走吧！快走！”他把烟头一摔，正摔在山石上，溅出一串火星。

“你不抱抱我吗？”女人满眼凄惨。

“抱你妈个逼！操你妈你快走啊！”他从地上拣起一块石头，狠砸在女人脚前。

1989 年 6 月 27 日，《盐川晚报》社会新闻版上，披露了一则凶案：

本报讯 6 月 26 日下午，盐川县登高街三巷 19 号如意旅店发生一起凶案。洪某某（男，22 岁）被打成重伤，目前正在县人民医院抢救。

记者 26 日晚 6 时 30 分赶赴现场，发现大批公安干警已经在案发地调查情况，闻讯而来的数百名群众在围观。

据悉，报案人是如意旅店的老板段某。昨晚段老板已经被公安干警带走询问。目击者称，被害人被发现时赤身裸体，头部严重受伤。

现场办案的公安干警对记者说，案发时段某并不在现场，是因为发现 6 号房间的门被损坏了，推门进去想问个究竟，才发现有人被害了。记者随后赶往县人民医院，脑外科方姓主任医师告诉记者，伤者脑部严重受伤，正在紧张抢救中。

据了解，本案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

场景二

2007 年 抑郁的苗丰和玩牌的乞丐

蟠龙广场的建设接近尾声，围墙和栅栏开始拆除，怀旧或纳新的人日渐多了起来，在工地上收尾的施工人员已经不再阻拦人们的进入工地了。

石料堆旁坐着个乞丐，整天把玩着一副纸牌，偶尔递给行人一张，嘿嘿笑出几声。接到纸牌的人大都是顺手丢掉纸牌，没几个人在乎乞丐的存在，有的女人看到乞丐便远远就开始躲避。也有几人凑上去看着乞丐耍热闹，研究乞丐的“手法”。乞丐脖子上绕着一条蛇皮“项圈”，蛇头蛇尾相接，胡乱缠在了一起，软嗒嗒脏兮兮的，却很醒目。乞丐在不停地洗牌——他看上去至少会十种洗牌方法，每一种都“洗”的出神入化。

苗丰接到一张乞丐递过来的纸牌，方块 6。他看乞丐对自己笑得诚恳，就一直盯着软嗒嗒的蛇皮跟过去，乞丐坐回小板凳继续玩他的纸牌，他也蹲下看。

“你给我一张牌干什么？”苗丰问。

“我每天都发人别人牌，这张，你赶上了。”乞丐说。

“哪有你这么乞讨的？”苗丰问。

“乞讨该是啥样？战战兢兢颤颤巍巍说可怜可怜我？”乞丐反问。

“至少你发牌是要不来钱的。”苗丰说。

“要钱是‘要’，要过来对应着给出去，我反过来，先给出去，那就自然会‘要’进来。”乞丐说。

乞丐不到三十岁，国字脸，小眼睛，短眉毛，头发稀疏，满脸胡茬。他脸上一直挂着笑，手里一刻也不停。他把一副牌分开，两手各持一半，捏在手掌中，双手左右抬平，与肩同宽，手心向下，那些纸牌唰唰弹出掌心，两股合一股，不偏不倚落成一叠，方方正正。乞丐脖子上的蛇皮随着他的动作动了几动，蛇头蛇尾松开了，他又系上，就像那是一条领带或者纱巾。

“你带着它做什么？”苗丰问。

“凉快啊，这东西属阴性，凉。”乞丐说。

“你这手艺是怎么练出来的？”苗丰问。

“好练，找个和牌差不多大小的盒子，瞄着往盒子里洗牌。时间长了，自然准了。”乞

丐说。

“就这么简单？”苗丰问。

“就这么简单啊。”乞丐说。

“你给我个方块 6 是什么意思啊？”苗丰问。

“什么意思也没有啊，刚才我洗牌时，方块 6 掉出来了，正好你路过，就给你嘛。这是张好牌啊。”乞丐说。

“掉出来就不要了？那你这牌不就少了一张？”苗丰问。

“我这有好多副牌，少一张就再拿出来一张加进去。”乞丐说。

“那你这牌张是乱的啊。”苗丰说。

“乱就乱嘛，里面有十个八个方块 6 也说不定，形式和内容嘛，洗牌是个形式，至于牌的内容，无所谓啦。”乞丐说。

苗丰将手里的方块 6 插进乞丐的牌堆里，乞丐对他笑笑，拿起那副牌摆弄起来，分了两份，合在一起，又分了四份，又合在一起，再胡乱摊开胡乱合上，然后依旧分在左右手掌心里，玩刚才的把戏。

这次乞丐洗牌不像上次那样整副整齐，一张牌飞了出来。

苗丰拣起翻过一看，还是方块 6。

“它和你有缘，你还是拿着吧。”乞丐笑着说。

苗丰掏出十元钱放在乞丐的纸牌堆里，拿着方块 6 站起身来。

蟠龙广场上正在调试霓虹灯，红红绿绿的灯管在白天亮起来，颜色远比不上绿树红花醒目。远处有民工摔碎了一些灯管，被管事的破口大骂。

乞丐笑呵呵地看着人们被那边的吵闹吸引，把脖子上的蛇皮解下，又缠在了额头上，回手在破背包里又抓出一把纸牌，哼着小调，变着花样玩耍，纸牌上下翻飞，最终都精准的落在他手里。

这辈子就是一把牌，

一天一天攒起来。

小时候就是梅花 2，

狗屁不知供上台。

青春年少是红桃 A，

心中一横管死不管埋。

人到中年是黑桃 K，

想的是美人和豪宅。

老了老了是方块 4，

图个安闲守住财。

每天每天都是一张牌，

日子一去不再来。

.....

那张方块 6 还在苗丰的手里，他低头看了又看，想按照乞丐唱的小调，琢磨琢磨这张牌代表的时日。远处还在吵架，骂声很大，让他一时静不下心。不过他记住了乞丐的一句唱词，“每天每天都是一张牌”。

回家的路上，苗丰在一家商店买了一副扑克，拿出来在柜台上洗牌，洗了好几次，飞得乱七八糟。女营业员看着他笑，露出雪白的牙齿。

这是 2007 年 1 月的事。

当年春天，盐川市的蟠龙广场正式对公众开放的时候，盐川的几位文化官员分别将电话打到苗丰家。

“你怎么好久没有消息了？蟠龙广场的典礼上安排你剪彩了啊，你得来啊。”

“别安排我了，我还在养病啊，一直没什么起色，剪彩这种露脸的事，还是免了吧，不想去了。”苗丰说。

场景三

2000 年 世纪末的最后情欲

老式日历牌留下了最后一页飘在墙上。桌子上准备好了新的一本，封面的硬纸板上印着空心的“2001”。

对于一个世纪是从“0”年开始还是从“1”年开始，她混乱了很长时间，“1999”算个极数，说“1999”和“2000”都属于老世纪，她心里没有概念，总是觉得不妥。1999 年的最后一天和 2000 年的第一天，不少人在欢呼“新世纪”的到来，她恍惚中也觉得一些日新月异，然后她去想公元元年是“0”还是“1”，推论出了真理，却觉得这真理没有人们喊出来的谬误震撼。她把这种混乱延续在两年间，并自己提示自己，或许是三年间。

她在准备过新年。一个人的世纪末和一个人的世纪初。

她在摆弄着电脑，准备了一个新的开机音乐，百无聊赖的时候她习惯在电脑上折腾，她想撕新日历牌封面时把这音乐装进系统，让开机时出现猿猴的叫声。

新年的气氛从圣诞节时已开始转浓，街上的圣诞树还挂着彩蛋彩旗。很多人买了香槟，她也买了一瓶，她并不喜欢喝香槟，掏钱的那刻，她想的是要听午夜开瓶时的一声闷响。

屋里很静。她在上网。人们忙着新桃旧符，QQ 暗着一片。世界安静了，安静得好像是在等待耶稣。

陌生人出现的时候，她正在闭目养神。也许是三分钟，也许是十分钟——这时段她做了个梦。她从深褐色的悬崖上向下看，雾茫茫的，能听到大关河的咆哮声，却看不见河水的流向。她觉得河中有个竹筏在挣扎，撑篙的人丢了篙手足无措，竹筏上一个三五岁的孩子在哭……她觉得应该飞身跳下悬崖，正在犹豫间，双脚却已腾空而起，她想这一定是上帝的旨意，是神灵给了她翅膀……她从悬崖上慢慢飘下，那动作绝对是电影中的慢镜头，她甚至在落下时从容地转身，慢慢地眨眼，看清楚了悬崖上歪扭的树木中，横着几口悬棺……

“我想你是女孩儿，我想找个女孩儿聊天。”陌生人说。

“只有女孩儿可聊吗？”她问。

她注意到陌生人的名字叫“花蟒”。

“在家过年？”

“算是吧。”

“一个人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跟我一样寂寞？”

“我知道会有人和我一样。”

“也许是愿。”

“也许是缘。”

“也许是远。”

“你在哪里？”

“算是家但不是家的地方。”

“我们是远是近？我在加拿大。”

“喔，好像近了。你在那里定居？”

“是。你呢？”

“流浪。”

“为什么我们都出来？”

“我自己也没懂。”

花蟒开始沉默。她还在想刚刚的梦。她觉得自己做梦的时间还在久违的、不能忘怀的时段里，那个遥远的地域就要迈进“2001”，她这里还是吃晚饭的时间。

又一个陌生人传来了问候。他问她好，说他很寂寞、很孤独，说他在广州打工，可他家在石家庄，说他的女朋友也回家团聚了，说老板把他寝室的电源给掐了，说他在网吧过新年的感觉就像在冰窖里一样……他不管她回不回话，接二连三地传过来。他的打字速度极快。

“我们做爱吧！”B-52说。

“我是男的！”她开始讨厌这位滔滔不绝的陌生人。

“那又有什么关系！我们做爱吧！”他坚持说。

她关掉了B-52的窗口，心里很有滋味地茫然了一下。

“你喝咖啡还是喝茶？”花蟒问。

“还是咖啡吧。”我说。

“我就去。”花蟒说。

她想是该来杯咖啡了，就去厨房冲了一杯。没有“伴侣”了，她用两勺炼乳代替。香味有点特别，但很好闻。她顺便看了一眼厨房的餐桌。那上面孤零零地站着那瓶香槟。

“太烫了，别急着喝。”花蟒说。

“我喜欢热的。”她说。

“其实香味都在热时散发出来。”花蟒说。

“深有同感。温咖啡没有特色，口腔得不到刺激。”她说。

“你，只在和我一个人聊天吗？”花蟒问。

“刚才来了一个‘老式战机’。”

“阻击你吗？”

“啊，大概是吧。他要和我做爱。”

花蟒这次沉默了好久，以至于她以为对方掉线了。

咖啡里放了炼乳，上面结了一层奶膜，吹开后形成波纹。可能是浓度大了，那纹理始终不消。

B-52 不甘寂寞。他还是飞快地打字。他想说服她理会他的性意识，说大过年的人们都在狂欢，人人都在做爱，别去干些无聊的，友情啊、爱情啊、经济啊、政治啊没有屁用。人冷时要热身，热是从点开始的，一个点热了就辐散到全身，比方冬天里脚暖和了身体就暖和了，从下到上，做爱也是，下面舒服了，哪都舒服了，脑子也舒服了……

她突然想到现在是深冬季节。

“又有朋友来？”花蟒问。

“老战机又来了。”她说。

“又要做爱？”

“他变态。”

花蟒发来了语音交谈请求，她点了“接受”。那边传来的声音有些恐怖，她没有听到有人和她说话，却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，像蟒蛇吐信。

“你的麦克不灵？你在听我吗？”她说。她想加拿大的距离也许真的远了点。

花蟒的一声问候刚说出口，她不自觉地抖了一下。花蟒是个声音很甜的女性，江浙一带口音，麦克和嘴唇的距离调节的恰当适中，发音十分滋润。她说话时那蟒蛇的“咝咝”声便没有了，说完又跟了两声“咝咝”，这怪怪的声音是她发出的。

“没想到我是个女生？”花蟒问。

“我没去想你是男是女。”她说。

“你的声音满有磁性的，比我想像的要好听很多。”花蟒的话有一点变调儿，那“咝咝”的声音使她说话多少有一点断续感。她极力想判断出她怎样会产生这种语言习惯，放大了音响的音量，还是得不到答案。她想也许是口吃，也许她的手刚刚沏咖啡时让开水烫了一下。

“你的声音很甜，比我想像的要……成熟。”她说。

“你说我成熟？这么文雅的词呀！不如说我性感啦！咝……”她最后的发音实实在在是在吸了一小口气的声音。

“我说的没错，感觉到了。”她说。

花蟒突然间小声起来，听不清，似乎是在用英语说话，就那么短短的半句，随后又是一声“咝”，然后跟了一声小小的叹！

“你在干什么呢？好像在忙？”她问。

“你，猜猜吧？”花蟒嘻嘻地笑。

“和小狗玩游戏吧？”

“你真是少有的聪明人。猜中了八成。”